

如何开创中国式的“断片写作”



《寸铁笔记》封面。

知名文化学者、作家蒋蓝曾将散文、随笔断片、非虚构和诗歌比作自己存在的四种向度。2024年底，蒋蓝《寸铁笔记》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作为蒋蓝近年来最为看重的作品，该书汇集了蒋蓝十多年来有意为之的“断片式写作”，收录思想随笔、读书笔记百余篇，涵盖历史、社会、自然、人生、中外文化等多方面随想。在“断片写作”中，他对客观世界的洞察一针见血，观点犀利鲜明，思想深邃独到，文字如寸铁般简短有力。

正如蒋蓝所言，“独立思考也许就是不合情理，那么思想者手里的寸铁，就不仅仅是对刀的拟真，而是一种超级存在”，这也正是书名的由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炜在序言中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文章体量短小却激切生气，深邃广博、浩瀚孤独，如宝石颗粒般交织成立体的思想网络和洞穴。

文体与修辞的实验

多年前，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在一次讲座中说道：“对于一名作家，尤其是已经出过不少作品的作家而言，要追求有难度的写作。”对于蒋蓝而言，《寸铁笔记》的创作历程即是对自己过往写作经验的一次推翻和挑战。

从记者到作家、从诗人到散文家，从未让标签束缚自己，而是在不断尝试破局跨界。在《寸铁笔记》中，蒋蓝大胆将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断片写作”与震惊美学下的“闪电修辞”相结合，开创了一种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中国式断片写作”。

作为一种古老的书写形式，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许多哲学家使用“断片写作”表述其思想。“断片是对思想、事件的深犁，既是生命的切片，又是对思想在场的无限贴近。”蒋蓝说，“断片式的写作，逾越了叙事的惯常，恰恰也是一种思想自由性的体现。”

从古罗马奥勒留《沉思录》，到留基伯、奥维德的断片文献，到帕斯卡《思想录》到尼采《查拉图斯特拉》，诸如此类的断片式写作，其最大特征是思想重于文学，或文学与思想交缠并行。

蒋蓝对于断片文体的关注，始于二十多年前。当时他喜欢买旧书，热衷浏览，知识面广阔，对中国古代笔记和西方古罗马哲思断章，尤为青睐，为此他购买了市面上与断片写作相关的书。在蒋蓝的书房里，你会遇到很多市面上罕见的冷门或者偏僻的书。或许正是这种冷门、偏僻，让蒋蓝能够营造出一方自己的思想天地，从窄门中走出宽阔之地。

多年来，蒋蓝一直在琢磨如何将源自西方的思想“断片”写作与中国的文学修辞进行结合，这本《寸铁笔记》便是他所给出的答案。在书中，蒋蓝近乎偏执地运用了大量犀利、尖锐、极端的反讽和隐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人更是语言的炼金术士。语言精练、提纯至极，寸铁便成为寸金，成为宝石和金粒粒。

“民众被这一幕震慑，突然感觉到，愚蠢的眼睛未能洞悉绝美的华服，一如自己看不到权力的走向。于是，他们个个呆若木鸡，回到了穷人的表情……”（《醒悟过来的皇帝》）言简意赅，其中的反讽意味深长，锐利如匕。诗人凭借文字的力量，以及突破思想桎梏的勇气，让修辞化作闪电，毫不犹豫地击中那些荒诞、虚伪、背叛等丑恶的现实。

思想与诗性的交融

在蒋蓝看来，《寸铁笔记》对于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而言，是一部向内心塌陷，努力回归自我，倾听内心的作品。书中所收录的思想断片大多源自他数年来的阅读生活经验，密不可分，彼此呼应。“这是一本让我可以站立的书。你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在失眠的时候，他在怎么思考。”蒋蓝说道。

三十年来，蒋蓝习惯于在那些零碎时间里，比如乘坐飞机的途中、在路边等待的时候，将那些一闪而过的灵感火花记在手机备忘录中，等到空闲再静心整理到笔记本。在蒋蓝的笔记本上，闪烁着他与这个世界在不断碰撞中所产生的各种思想火花，无论是对于黑暗、火焰这些意象的思考，还是对儿时经历的回忆、安徒生童话的新解，都滋养着一篇篇精巧灵动的作品诞生。

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看来，文学和哲学最大的区别是，文学还原了生命最初的闪光点。“蒋蓝老师这本书，展现了他最初的生命形态，用思想去打文学，从中激发出生命的火花。”李怡说道。

在蒋蓝看来，一名作家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声音。苏东坡曾云：“当时舌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意指不许使用特定的诗料来写诗，不使用前人用得俗滥的形容语及代字。受此启发，蒋蓝认为在修辞技法之外，应该还有一种广义的“思想白战体”写作，即不用寻常的陈词滥调，而是要创作出极具个人特色的语言，表达出独立的思想。

《寸铁笔记》称得上是蒋蓝践行“思想白战体”这一理念的最佳范本。在思想断片的基础之上，蒋蓝融入了诗性表达，特别注重思想和修辞的交缠，字里行间充分展现出张炜所说的“思想和诗化的能力”。

在当今碎片化阅读时代，蒋蓝选择开创一种中国式的断片写作，将日常生活中的思想碎片以诗化的语言提炼出来，成了一段段坚硬孤僻却难能可贵的寸铁之思。对于读者而言，无论是跳跃式抽看还是全篇通读，都将开启一趟自由浪漫的思想之旅。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翰墨遗香润吾心

□戚庆贺

引领我走上

书画艺术之路的

方振先生，于

2020年3月23日

在西部战区总医院

病逝，享年92岁。

虽然我见证了

恩师从入院到弥留

的情形，但是突然接到

师娘的电话，我还是

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先生虽已离开我们5年

了，可他给予我艺术上

的教导和启示却永生难忘。



30年前，戚庆贺拜谒方振先生。

是洲渚杂树，一旦由他笔出，皆能生出妙情佳趣，令人耳目一新。《彝区结盟》（素描，2009年《四川美术》第7期封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以四川大凉山郁郁葱葱的青松作背景，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结盟为主体画面，生动再现了当年红军长征途经彝区以秋毫无犯的过硬作风赢得人民信赖的感人故事。《丹崖映日 白练飞空》（2012年《四川美术》第7期封面）采用的是青绿山水画法，山下古松盘亘，山涧溪流潺潺，远山丹霞映日，构成了一幅人皆向往的世间仙境。《绿杨影外烟波远》描绘的是川东北大巴山一带的景色，其构图有明显的明清绘画风格。画面近处草木繁茂，中景有渔夫泛舟于江中，远山叠嶂氤氲，意境深远。《江流有声 此岸千尺》反映的是重庆长江巫峡的风光。两岸绝壁高耸，江面逐浪排空，远山在如幻的云霭间若隐若现，让人不觉又融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景致中……

著名油画家艾轩说：“方振先生深谙中国传统绘画的理法，有很深的古典文学修养，谈笑间常有典故相据，使听者获益匪浅。他不仅做了大量的艺术创作组织工作，还是一位才情焕发的艺术实践者。尤其是他的山水画，给当代画坛注入一股清新之气。”画家袁正阳也对恩师的艺术创作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首先，努力向传统学习，向历史上优秀的作品学习，以复兴中国画的山水精神为己任；其二，在作品中要展现文化上的多方面修养和多

年磨炼出来的绘画技巧；其三，师法自然，坚持写生，在自然中去寻找心灵的映像。方振先生的作品，完全体现了创作中的三段式。”就连蜀中著名书画家刘云泉先生在谈及方先生作品时也发出由衷感慨：“方老一向默默无闻地浸淫于书画艺术之中，不为商贾名利所诱，成就卓著。加上其又不吝扶掖新人，从不以艺高权重自居，真可谓德艺双馨，令人仰止也！”

在跟随恩师学艺的过程中，其严谨、诙谐的教学方式让我耳目一新。除了学习书法、绘画外，他还尝试指导我学习篆刻，赏析古典诗词等，将艺术视角伸向更加广阔的艺术领域。在他看来，诗词、篆刻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书法与绘画的姊妹篇。作为一名有志于在书画艺术领域有作为的人，如果不注重文学方面的修养，其作品就像“沙上建塔”。在个人文化修养方面，恩师告诫我一定要加强专业知识和社会知识的积累，多关注时事政治。他进一步解释道：社会学当属大文化范畴，艺术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社会，笔墨当随时代，只有准确把握时代的律动，以一颗赤诚之心为部队建设服务，为国防事业擂鼓助威，艺术创作才能走向更加广阔的空间。在具体教学书画创作时，恩师从抽象到具象传授我多年积累的创作经验：要勤于读书，善于读书，学会用脑思考问题，解决遇到的问题。为激发我的勤奋意识，恩师曾给我讲过他与画家黄胄的一段佳话：20世纪70年代末，应中国文联之邀恩师

与蓟草相遇的日子

□崔耕

看到蓟时，也情不自禁写她，童话《蓟的遭遇》由此产生，安徒生在日记中说明了写作的理由：“我在巴斯纳斯庄园附近的田野上见到了这样一棵完美无缺的蓟。我别无选择，只好把它写成一个故事。”

在一大片整齐的花树里，树下总有不少奇特的小草，在阳光下举起了毛茸茸的花球，山风一荡，就撒出一茎茎透明的银白丝绦，约半寸长，轻若而不受力，在风中兀自滞留，不坠。这不是蒲公英，而是蓟草。

蓟为形声字，但似与鱼无关。这也暗示了最早发现大面积蓟草从生的区域，比如河北，多半是一片水泽渔乡。蓟也叫刺蓟，菊科，多年生草本，泛称大蓟、小蓟。因叶皆有刺，故称。《尔雅》认为，生平地者即名蓟，生山中者名朮（白朮）。宋代晁补之《收麦呈王松龄秀才》诗：“东山刺蓟深一尺，负郭家近饶盘餐。”李时珍《本草纲目·草四·大蓟小蓟》记载说：“虎蓟、马蓟、猫蓟、刺蓟、山牛蒡、鸡头草、干针草、野红花。弘景曰：‘大蓟是虎蓟，小蓟是猫蓟，叶并多刺，相似。田野甚多，方药少用。’”大凡与民间联系密切的植物，名字一定是繁多的，这也充分昭示了这些植物的生命力。

因为刺蓟有刺，总是招来顽童的打杀。恍惚记得东坡幼时上学，总和伙伴们拿木棍争相杀蓟。树棍一阵猛挥，刺蓟上大朵的花苞惨遭荼毒，脂粉凋零……

蜀地乡间叫刺蓟为“米杆苗”“刺干苗”“刺根苗”等，在乡民眼里，这只是一种植菜，在非常时期就是“救命菜”。当地乡民给我说了个刺蓟的特点：镰刀触动刺蓟时，刺蓟会下意识跳动，跳动时能看见刺蓟“在板命”。我想，这有点类似伸手去挠着羞草或者紫荆花树。“板命”之后，刺蓟的生命就在镰刀下消逝了。然后，乡民用火燎其叶片把刺烧掉，然后团起来反复揉搓，最后用来煮

食。味道苦而涩，常常吃得人泪流满脸，一律面带菜色。尽管如此，刺蓟一度也都被采撷一空。

刺蓟的叶子虽然多刺，但肉厚多汁，牛尤其喜食。奇迹是在一大团牛粪里竟能长出新刺蓟来。而且在牛粪的滋润下长势更佳。这种出生于牛粪的刺蓟很少被灭——人们以为，那有毒。真是蓟花长在牛粪上，蓟草有大福。当牛粪堆越来越矮小融入泥土时，那一丛刺蓟便失去根基，只能委身倒伏，进而委顿……

理查德·梅比的《杂草的故事》一书，对杂草有着自己的理解，那就是“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这就是说，所谓杂草，长在了你本希望长出其他植物或者根本不希望长出植物的地方。然而对杂草的判定标准，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比如蓟草，几百年前英国人都很喜欢这种漂亮可爱的小草，蓟草在英国繁衍速度并不快，可是它在澳大利亚却能飞快地生长，不到20年时间，这种草遍布澳大利亚整个大陆，原本招人喜爱的蓟草，可谓“落草为寇”，其命运发生突变，当地一些郡县甚至设立特殊法案，强制性地将蓟草从私人领地拔除。

在国人眼里一般植物一定与食用、药用有关，极少把它们作为刻意为之的观赏之物。而在西方人眼中，刺蓟显然无法入口，这不过是寻常野草而已。

不久前我偶读美国作家梭罗的自然史笔记《种子的信仰》，处处闪动着一个大思想者和诗人的超乎常人的细腻观察。有一天，他注意到了一丛刺蓟：

“深秋时节我经常看见没用干瘪的蓟草在田野上飘落，它的精华已不复存在，也许是被饥饿的黄雀吞吃了。它们的底部没有了种子的羁绊，风一吹便飞开去，翻过无尽的障碍。它们也许是走得最快最远的，但最终休息下来，却没有一株蓟能长出来。”

写到这里，应该不是梭罗的目的，

杜介，字几先，曾官“供奉”（北宋初期，供奉官、殿直、内殿承旨称为“三班”，所以大小使臣也称三班院使臣或者三班），不久罢官为道士。他返回扬州后，居平山堂下。杜介善草书，清爽圆媚，诚为奇绝。

苏东坡于元丰元年（1078年）曾在徐州作诗《杜介熙熙堂》：“崎岖世路最先回，窈窕华堂手自开。咄咄何曾书怪事，熙熙长觉似春台。”书斋名取《老子》中“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之意，“熙熙”有和乐的意思。很显然，杜介乃是一位性格孤傲的恬澹之士。元丰三年（1080年）冬，时在黄州的东坡，托朋友鲜于侁转交给杜介一封信，说：“去岁八月初，就速过访，路由天长，过平山堂下，隔墙见君家纸窗竹屋依然，想见君黄冠草屨，在药墟棋局间。而鄙夫方在縲绁，未知死生，慨然羡慕，何止霄汉？”（《与杜几先》）从此信可知，东坡以前曾到杜家做过客，否则正被押解在官船中的他，怎能隔着篷窗认出杜介家的纸窗竹屋呢？后来杜介于元祐二年（1087年）正月，远赴汴京给东坡送来隆冬时节罕见的鱼鲜，东坡十分高兴，作诗《杜介送鱼》予以答谢：“病妻起研银丝脍，稚子欢寻尺素书。”扬州友人的深厚情意，给东坡增添了浓浓的暖意。

元祐二年（1087年）春节之后，杜介欲回扬州，东坡《送杜介归扬州》：

再入都门万事空，闲看清洛漾东风。当年帷幄几人在，回首都如一梦中。采药会须逢薤子，问禅何处识庞翁。归来邻里应迎笑，新长淮南旧桂丛。

“采药会须逢薤子”，典故出自薤子训，为汉代建安年间名士。善于宣扬自己有神技异术，当时京城里许多人对他的道术深信不疑。在这里，苏东坡一语双关，也体现了他眼中薤草的重要性。

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